

周易衍義

十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姚元開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衍義卷十

元 胡震 撰



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除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西北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解者蹇難已散之時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難

之既解不事煩擾尚於寬大簡易則人心懷而安之  
故利於西南平易之地無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  
靜處之若尚有所往當解之事則宜早復不可久為  
煩擾也夫解之為義有二有運動之規模有安靜之  
規模難之未解非有運動之規模則不足以致解難  
之既解非有安靜之規模則不足以處解昔者成湯  
解夏民之難代虐以寬而萬邦懷武王解商室之難反  
商由舊而四海清解難而處之以安靜者其治有如

此高祖救秦民於湯火其撥亂反正之功亦高矣天下既定而猶為攻擊之謀是以有白登之辱太宗揭隋民於塗炭其功亦足以揚矣海內已平而猶貪戰伐之功是以有遼東之敗解難而不處以安静者其禍又如此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此以卦德釋卦名而言其動以致解也坎險震動不陷則非難不動則不能出難唯動而出於險外是免乎險也故為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以卦變言之則卦自升來

巽之九三入于坤體是入于西南安静之域坤為衆  
朱氏曰蹇難之後人皆厭亂四以平易之道往順乎  
衆而衆與之是以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  
往有功也皆指九二言也謂無所往而來反乃可以  
得中道趨乎安静也有所往而夙為乃可以成功業  
圖其安静也此以卦變釋卦辭而言靜以處解也程  
氏曰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壞而後禍亂生聖人  
釋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也當正紀綱明法

度追復先代明王之治所謂來復也此天下之吉也  
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  
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尚有  
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  
則將復盛事之後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吉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  
時太矣哉既明處解之道復言天地之解以見解  
時之大天地之氣開散交暢和達則成雷雨雷雨作

則萬物皆生發甲坼天地之功由解而成故贊解之時大矣哉一瞬息間物之甲坼無不解如此其速者不失時也以卦氣言之解為春分雷始發聲王者法天道行寬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於昆蟲草木乃順解之時與天地合德也其卦變為家人其象坎雨震雷雷雨交作萬物解發舒之象其占利安靜則吉當往而往亦吉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之作陰陽和暢敷散而為解此天地之所以解萬物之屯而萬物被其澤也君子體之過輕則釋赦之罪重則寬宥之此君子所以解萬民之屯而民被其澤也蓋赦宥者固難解之後與民更始也難之作皆起於小人所以開其自新之路以解天下之難也天地與物為新故雷雨作君子與民為新故赦宥行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自處以柔則休息安順而無輕動剛躁之過卑下自  
牧而無好高生事之過上應乎剛則無弱柔寡助之  
失無昵比柔邪之愆自處安静以休息之上應剛德  
以依倚之何咎之有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得其  
宜之謂義以柔順如初六應剛如初六剛柔得宜義  
无咎也楊氏曰六當患難解散之初以柔道處剛位  
適剛柔之宜得來復之義此光武謝西域禮匈奴却  
臧宮馬武之請之事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物三狐卦之三陰黃中  
色矢直物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  
於時者也蹇難雖解天下小人常衆六五陰柔之君  
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易惑小人一近  
之則移其心矣二既當用必須去小人如田獲三狐  
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乃貞正而吉也夫  
物之相資者不可以相無物之相害者不可以相有

邪佞者中道之蠹也曲學者直道之賊也一邪之種  
類未絕則前難方解而後難復生矣叔牙既誅若可  
解魯難矣慶父在季友之掌握而不竄之遠土未幾  
而復有篡弑之禍欲得黃矢而貞吉可乎五王黜武  
而興唐若可以解唐之難矣武三思在其刃下而不  
即置之典憲未幾而反斃於姦惡之手欲得黃矢而  
貞吉可乎是知邪媚未去則中直之道未有得行者  
也象曰得中道也謂得中以行正也或曰天下之難

已解小人之焰已灰尚安有三狐之小人乎曰解難  
固本於去小人之險然天下之小人已衆其可謂難  
解而遂無小人之可險乎唐堯至聖失之於四凶漢  
祖深仁失之於陳豨光武聰明失之於逢萌魏武勇  
略失之於張邈九二君子其可遽謂難已解而無小  
人之可慮耶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與鷹鷗並擊一  
洗姦邪凶惡而空之此人臣之大節也楊氏曰田者  
力而取之也去邪媚不力則雖去必來不直則雖行

必格不中則雖甚必亂力直中三者盡矣又能貞固以守之則吉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六三以陰柔之質險詐之極而位乎九二大臣之上何異市井負販之小人一旦乘公卿大夫之路車乘馬以行於大達乎此竊位僭上之甚者也孰不羞薄而醜之其致寇也必矣小人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

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夫服之不裹身  
之災也以一衣服之不稱猶足以致災孰謂小人而  
可以乘君子之器乎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一璧之不  
稱猶足以賈禍孰謂小人而可以乘君子之器乎況  
乘器之貴於天下也久矣君子來朝何以贈之路車  
乘馬君所賜也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人所  
榮也德不足稱盜斯奪之固其所也以負人而誇乘  
是履舄之升於冠冕朽木之登於宗廟盲者而用公

輸之尋引贖者而聽師曠之樂器處非其據不亦甚乎有其德而無其器於我何損秉其器而薄其德人其謂我何昔趙高僭秦而致勝廣勝廣至而高興秦皆亡趙忠張讓擅漢而致董卓卓至而二豎與漢俱滅盜斯奪之六三誰咎也象曰亦可醜也負荷之小人而且秉載可醜惡也又誰咎也德不稱而致寇戎無所歸咎也然則人之無愧於君子之器者宜如之何曰必有夫子至聖之德然後無愧於正立執綏之禮必

有仲山甫既明且哲之德然後無媿於鏘鏘喈喈之美必有韓侯虔恭爾位之德然後無媿簞蕡錯衡之懿不然處非其據國人疾之其禍殆有甚於懿公乘軒之鶴矣徐氏曰負謂上負九四乘謂下乘九二三以柔處二剛之中頑然不解故有負且乘致寇至之象貞固守此豈不吝繫辭夫子釋之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慢藏